三才廣志

人道礼典子考

黃帝陰符經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日月星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万覆天之合發万变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練謂之聖人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之盗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

神日月有數大少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則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相推而變化順至靜之道律呂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陰符經注

太公等注一卷十七家　七家注一卷

李靜注一卷李筌　張杲注一卷

袁淑真注一卷　蕭真宰注一卷

黃居真注一卷　沈亞夫注一卷

任照一注一卷　蹇昌辰注

杜光庭注一卷　陸田注一卷

李靖陰符經一卷　陰符太無傳一卷張杲傳詳於道藏

陰符正義一卷唐韋洪　陰符要義一卷

李筌妙義驪山母傳一卷　陰符辨命論張杲一卷

陰符元談元解生先一卷　陰符經一卷杜光庭

陰符十德經一卷蕭洪　陰符經疏一卷袁淑貞

陰符經頌一卷大元子　陰符經一卷無為子撰

陰符頌 三卷張彬卿撰　陰符元義 一卷唐張魯

陰符丹經 一卷防山長　陰符丹經注一卷驪山母

陰符序 一卷李筌　陰符經訣 一卷

陰符經序 一卷　陰符五賊義 一卷

陰符小解 一卷　陰符天機經 一卷

陰符解題 一卷　陰符丹經解 一卷

陸龜蒙讀陰符經詩

清晨整冠坐朗詠三百言備識天地意獻詞犯乾坤何事不隱德降靈生軒轅口御造化斧鑿破機關門五賊忽迸逸萬物爭崩奔虛施神仙要莫救華池源但李戰勝術相高甲兵屯龍蛇競起陸閑血浮中源咸湯與周武乃覆更為尊下及秦漢得瀆弄兵亦煩姦強自休據仁弱無

枝蹲狂侯恣吞噬逆翼爭飛翻家家何天發不肯臣淫昏生民墜炭塗此屋爲寃魂祇爲謹此書大樸難久存微臣與軒轅亦是萬世孫未能窮意義豈敢求瑕疵曾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化皆胚渾身外更何事眼前徒自喧黃河但東注不見歸崑崙晝短苦夜永勸若傾一樽

皮日休讀陰符經詩

三百八十言出自伊祁氏上以生神仙次云立仁義玄機一以發五賊紛然起結爲日月精融作天地髓不測似陰陽難明若神鬼得之昇高天失之沈厚地具茨雲木老大塊煙霞委自顧頊以降賊爲聖人軌堯乃一庶人得之賊帝摯

摯見其德尊脫身授其位舜推一鯀民冗冗作
什器得之賊帝堯曰丁作天子禹本那人後以
功繼其嗣得之賊帝舜用以平降水自禹及文
武天機皆然施姬公樹其綱賊之爲聖智聲詩
川競大禮樂山爭峙受從由屬餘宸極者扶稚
九伯貞大毬諸侯寶虎兕五星合其耀白日下
闕聖由是生聖人於焉當亂紀黄帝之五賊失
之者青紫高揮春秋必不可刊一字賊子虐甚
所姦臣痛於害至今千餘年尚受其賊時代出
吏復改刑政崩且陰餘將賊其道所動多訕毀
叔孫與臧倉賢聖多如此如何黄帝機吾得多
玖瓚

似孫曰軒轅氏鑿天之奧洩神之謀著書曰陰符雖與八卦相表裏而其辭其真涉乎幾入乎深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通天之賾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軒轅氏皆有得於此若堯舜禹以徐皆精一危微行所無事之時陰符之學焉所著見豈非行之於心仁於天下者乎湯武有誓誥舊有兵八陣有圖遂皆用此以神其武而况有風后握奇一書又爲之經緯乎此黃帝心法而後世以爲兵法者是以此書見之兵家者流殆未會讀陰符矣嗚呼若符之李一乎矣則黃帝之所以神其兵者豈必皆出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故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爲陰

符之機矣其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此又出於
義畫之表人固有五賊特莫之見耳若能見之
何止乎昌也夫子曰老而不死之謂賊此之謂
也皮日休之言奇矣皮日休和睦逸豪讀陰符
詩有曰三百八十言出自伊耆氏皮氏所見亦
今本耳

風后握奇經

爲陰本作握機錢云風后軒轅臣也握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機人錄諸子總有三本其一本叁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簡百公孫弘等詮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捕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衍四字

八陣四爲四正爲奇

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設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公孫弘曰世有八卦陣法其說不能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

餘奇為握奇（旧注奇讀如奇耦之奇解云説奇正者多失而握奇云者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之急處）

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爾端天有衝圓地有軸

前後有衝（一作風雲）有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

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

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

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

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警）聽望麾出

四奇

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為繞之義也虎

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

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

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

虛實二壘（一作三軍）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

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

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而

前列先生以次之（公孫弘曰傳項氏陣法依此令按而前列等八字曰文在）

（依此注下誤也詮遺次以成文）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

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天或圓而不動（一作天或圓而不而）前為左後為右天地

四望之屬是也（一本下有風象二字）天居兩端其次風其

次雲（一作其次天衡其次地衡其次風衡其次）雲衡左右相伺是也

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衡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

居中間（一作其次地其次天中間）而地為比是也（公孫弘曰比為地為）

（從天陣變為地陣或郘張布勢破敵功為不定其形故為動也本自公孫弘曰動靜二本首離）

出䍃文縱布天一一（作兩天一無兩字而縱字有雲象危一句一作危者）

中

象就天二次之天二一作兩天縱布地四次於天後一作縱布

四地次之一元下四也字縱布四風扶天地之左右一無地字

天地前衛居其右後衛居其左一元二句一天天地一無居其

右後五字衛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一本下有此為

動也四字一元處实已下公孫弘曰人多傳謬信注釋天或圖布已下與此數有差異布從叠楽教之說相雜令亦錯綜於其中其部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変邇之理奇之明哲不樓絡截迄古以来其文不滿尺多迺口訣以相傳授予今於難解之處增字發明之耳一本其部隊下上五十云陣圖如此変通由人以為經文誤也接公孫氏陣與其異者天或負布次旋陣定

于續圖雲為翔鳥之下今馬本尚如此

握奇經續圖

角音二

初警衆　未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趨走　五結䦧

金音五

一緩䦧　二止䦧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一本作背趨

麾法五

一玄　二黃

四青 一作赤　五赤 一作青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雲白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青一作赤

八地後上黃下赤一作青

陣勢八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蛇蟠

二革二金為天　三革三金為地

二革三金為風　三革二金為雲

四革三金為龍　三革四金為虎

四革五金為鳥　五革四金為蛇舊注此八陣名

週制金鼓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

為兼雲在龍為兼鳥在虎為兼蛇加二角音

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一作西加

四角音者全師進西一作南加五角音者全師

進北鞞音不止者行伍不整金革既息而角

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二隊天衝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十作二十四隊　八隊天後衝

十二軸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為虎翼地後衝為飛龍風為蛇

蟠雲為翔鳥

馬隆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

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四陳讚

動為則奇靜則為陳陳者列戰則不盡分若
均勞佚輪轍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為
陳之主為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
体莫測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為蛇其意漸玄風
能鼓動万物驚為蛇能圍繞三軍惧為

雲陳讚 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地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為翔鳥其狀乃成鳥
能突擊雲能晦能千變万化令華之声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胷潛
則不測動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鷙鳥擊搏必先翶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
而下之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為蛇蟠蛇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
季之中與虎為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為虎翼伏虎將博盛其威力淮

陰用之变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奇兵讃

古之奇兵兵在陳内令人奇兵兵在陳外兵
体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為之百戰百味
合而為一离而為入

合而為一平川如城散而為八逐地之形混
混沌沌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不所終合則
天居兩居地居其中散財一陰一陽兩兩相
衡勿為事先動而轍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静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
陳趨地斷繞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有五章有五退則听金進則听鼓鼓以增
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閑戰不失度

鞞鼓

紅鼙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惧心作
犇作背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鞞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未收麾
者指揮角者驚角臨機變化慎勿交錯光目一作光自

兵体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為利
物禁暴隨時禁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
為將夕惕乾乾旧闕四字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
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

破軍必有亡國擾機為陳動則為賊後賢審之勿以為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天下一作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其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蓋註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為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季卦變至乎四十九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多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地陳予固出於

握奇而又有人陣爲此又出於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化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次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其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圖成鐏爼帝用經略北逐葷鬻南平蚩尤遺風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容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

復之圖全本於握機牘其妙窮其神者武候而已獨孤乃以為項羽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武候八陣圖附

似孫曰蜀漢丞相武鄉候諸葛亮八陣圖其一圖在沔陽髙平故壘酈道元水經以為傾

而難識矣其一圖在新都八陣鄉峙土為壘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壘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几四百七十二步壘百有三十其一圖在魚復者隨江布勢墳石為規前障避門後倚郤月縱八横八壘容二丈内面偃月九六鱗差江自岷來奔怒湍激驚雷迅馬不足以敵其雄也徒華変滄不足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轟載椿知哉何年曾不一民是非天所愛神所儆者歟昔者風后以陣法佐黃帝敎蚩尤若交與神蓋出於握奇經者也所謂經者本乎先天贖乎八卦錯以九畴非武侯窺其幾洩其用四角八尾脉落聯因隊相容隨形可首雖曰奇正迭変未有不出於正

者故曰黃帝之師百戰百勝者此其得之桓
温固嘗驚嘆以為嘗山蛇杜甫又切感嗟稱
其石不轉武侯之心則二子所未深知也惟
王通氏以為亮而無死礼樂可興虛知武侯
者通乎昔者先王處民以井寄兵於民熟之
以礼容用之以節制是誠不陣而可以服人
兵者使武侯昌諸用勸諸功甘誓牧誓可也
天不壽漢圖石如泣悲夫武侯又有將苑
一卷十六策一卷

鬻子

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
文王曰噫老矣鬻子君若使臣捕武逐麋臣
亦已老矣若使臣坐策国事臣年尚文王善

之遂以為師今觀其書則曰發正施人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决矣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武狼將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决於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畧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為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輯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竒矣藝文志叙鬻子名熊著書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貞元間鄭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鬻熊此語亦佳因録之永徽中逄行珪為之序曰漢

志所載六篇此本凡十四篇予家所傳乃篇十有二

太公金匱六韜

詩曰維師尚父時為鷹揚諒彼文王四伐人商會朝清明鄭康成稱其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御率之武故令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與詩合也武王之問太公曰何以知人心王時寢疾太公負而起之曰行迫矣勉之武王乃駕騖寅之車周旦為之御至于孟津太黃參連弩大才扶胥車戰具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為首副也晝則為光夜則為星)方頭鐵鎚(重六斤一名鐵鈸)一行馬(廣二丈)二十具渡溝飛橋(廣五丈閒鹿盧)特膚瓜方凶鐵

把柄長七尺天陣日月斗杓杓一左一右一卯一背此為天陣地陣丘陵水泉有左右前後之利陣車馬之武積極臨衝攻具雲梯飛樓視城中也武衛大櫓三軍所須雲火万炬火具吹鳴箛審此則康成所曰兵甲之疆師率之武為可攷與亦詩所謂檀車煌煌駟騵彭彭者也又攷諸武王曰啟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武王又曰諸候已至士民何如太公曰大道無親何急於元士武王又曰民吏未安賢者未親何如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其言若有合於書者詩之上章曰保佑命爾變伐大商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此之謂歟

孔叢子

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盂二十六篇

出於籍家而又益以連叢其獨治篇稱孔鮒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盤盂者其事雜也漢書注又以孔甲為黃帝之史或夏帝時人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荅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其矣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叙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之是為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哀公卒於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也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荅之事安得有之耶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河其無所抵若此好古之癖每恍乎異帙奇篇及覩其辭攷其事則往

往差謬而同異嗚呼夫子没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皆苟簡於一時而增疑於來世也故為學者舍六經何師焉

曾子

曾子者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於天圓已見於大戴礼篇為四十九為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礼畧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為之者歟劉中壘父子秦漢七畧已不能致辨為斯況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言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

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
三十四十無藝則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
聞矣覽者吾自三省吾身何其辭費耶予讀
先太史史記注七十二弟子傳參字子輿音
灼讀音如宋昌驂乘之參因併及之

魯仲連子

仲連生戰國間可謂大不幸者矣有其才即
無其時有其時無其事業此志士之所共嗟
也若其辭氣儁放倜儻磊落琅琅乎誓諾之
風遺燕將一書有曰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
士不怯死以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辭旨
激亮隱然出乎戰國之表其義尚矣史記傳
仲連言其莫肯于仕嗚呼當是時士掉三寸

舌得意天下一言捭闔取富貴如拾芥往往
挾詐尚謀揉轥於名利之場如恐不及仲連
智謀辯勇非儀秦皃衍輩可伍因事抗議切
中事機排难解紛迎刃而破心畏爵賞如此
鴻避弋連之意況其斯世久矣使連可縻不
過相齊耳天下諸侯方亥足惴惴將一于秦
一豈一齊所可亡秦者逃帰海上滕爲著龜
茲其所以大過人歟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晏子春秋

孔子删詩而魯頌居周商之中孔子定書而
費誓秦誓周書之後下僭上臣逼君礼義銷
微制度掃地聖人無所施其正救而猶惓惓
於詩書退於世日益亂公日益陵三綱五常

斷，喪乎參天地之變，有不可勝言者而春秋作矣。春秋所書，莫大於齊晉之霸。齊晉之霸莫雄於管仲之謀。周室法度為之蕩然，其為術至慘也，至無道也。其遺患天下後世者，仲也。三歸反坫，仲於禮也何有？以此謀國，國安得正？而況背義遠禮，桓公唯甚。君臣之際不亦陋乎？不特是也，自太公疆於齊，至於宣公，蓋二十三傳矣，而弑死有十一。嗚呼，何其甚亂也。獻公殺其兄襄公，滛其妹。懿公、宣公皆以滛慝而見弑。當是時，禮亡義隳，豈復知有君臣上下之分哉？在景公時，齊之為齊，趨於弱，入於危矣。公燕群臣，請無為禮。是何其言之謬，法之蕩也。晏子蹴然進曰：君言過矣。群

臣固欲君之棄礼也力強足以勝其長勇多
足以殺其君而礼不使也戦國之汚有臣如
此亦庶幾爲然而田氏之宗世世齊政貴恩
歛恵以懐其民民妄齊而帰田氏礼之素蕩
義之素隳魚爛氷銷有不可禦誦晏子之語
究晏子之心豈不哀哉孟子曰一齊人傳之
衆楚人咻之

人道礼典子考

老子注

河上丈人戰國時人　河上公漢文帝時人

毋丘望之漢長陵三老又章句二卷　嚴遵漢處士又指歸十一卷

王弼又老子指例各二卷　鍾會

羊祜又有解釋　蜀才

孫登晉尚書郎　汪尚晉江州刺史

劉仲融　袁貞晉中郎將

張馮　曹道冲

盧景裕　陶弘景

陳皐　鍾植

李允愿　陳嗣古

惠琳僧

鳩摩羅什

程韶 集注

張道相 道士集三十家注

傴松子

李榮 道士

傅奕

吳善經 又小解二卷

顧歡 義疏一卷又義綱一卷

韋處元 義疏四卷

趙至堅 義疏四卷

江徵 義疏四卷

梁武帝 義疏四卷又六卷

惠嚴僧

義盈僧

任真子 集注

梁曠 又道經經品四卷

李納

辟閭仁諝

楊上善

李君愚

孟智周 義疏五卷

戴詵 義疏九卷

王顧 義疏四卷

賈青夷 義疏四卷

何晏 講疏四卷又道德問二卷

王肅 妙言道德節記二卷

葛洪 序訣二卷

李元英 義疏七卷

韓莊 元旨二卷

劉遺民 元譜一卷

扶少明 道士道德經譜二卷

陸希聲 道德經傳四卷

杜光庭 廣聖義三十卷

賈大隱 老子述義十卷

元景先生 簡要義五卷

陸修靜 道德經新說一卷

陳景先 道士以微二卷

崔少元 老子心鑑一卷

賈善翊 傳三卷

何晏道德二論 晏又有講疏四卷

何平叔晏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何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又晏注老子未畢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声但應喏喏遂不復注因作二論文章叙錄曰自

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絶礼棄何晏說與聖
人同著論行於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
不知晏自然出拔過之又曰晏少有異才善
談易老

裴徽論老子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
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
耶弼曰聖人体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
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永加流人名日衡字
文年何東聞喜人太常潜少地也仕至冀州
刺史王弼別傳日弼入為尚書郎裴徽為吏
部郎徽見異之故問

老子

卦始於犧重於文王成於孔子天人之道極

矣究人事之始終合天地之運動吉凶悔吝禍福興衰與陰陽之妙迭為銷復有無有乘盈虛相盪此天地之運聖人之功也易有憂患此之云乎書紀事詩敘俗春秋以明道礼樂以稽改往往因其行事書以記之者也易之作極聖人之蘊奧而天下無遺思矣老子之學於道深矣反覆其辭鉤研其旨其造辭立用特欲出於天地範圍之表而道前古聖人之所未道者然而不出於有無相乘盈虛相盪之中所謂道者蓋犧皇之所鑿周孔之所貫豈復有所增損哉六經之學立經垂訓綱紀萬世老氏用心又將有得於六經之外非不欲返世真淳挈民清淨然善用之者蓋

可為黃吴為唐虞其不善用之則兩晉齊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此非言者之過也世之言老氏者往往以為出於其道虛無恬漠非道之實而病之其又偏矣太史公所謂尊孔氏者則黜老子尊老子者則黜孔氏柳宗元獨曰老子孔子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何斯言之審且安也楊雄氏太玄則曰孔子文足者也老君玄足者也淵乎斯言

莊子法

向秀 二十卷　司馬彪 十六卷

郭象 十卷　李軌 晋 三十卷

崔譔 十卷　楊上善 十卷

盧藏用 十二卷　文如海 道士 十卷

成元英 道士三十卷又義疏十三卷　張昭 十卷
李頤　王元吉 集解十二卷
梁簡文帝 講疏三十卷　張機 講疏二卷
李叔之 義疏三卷宋處士　戴詵 義疏八卷
王穆 義疏十卷　周宏正 講疏八卷
陸德明 文義句二十卷　馬廓 古本正義十卷
梁曠 南華論三十五卷　李充 論二卷
張隱居 指要三十三卷　張游朝 南華因象說十卷
賈參寥 通真論三卷唐人　碧虛子 南華總章二句又章句七卷
元載 南華通微十卷
向秀莊子解義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於秀
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 秀別傳曰秀與

稽康吕安為友趣舍不同稽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肖屑卒歲都无注述唯好莊子聊隱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大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字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

義一也

支道林莊子逍遙義

莊莊子逍遙篇旧是難処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馮太常共語馮氏語曰馮懷字相思長樂人歷大常護軍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也然物之大大鵬之上九万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惟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適失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体外鷃以在近而笑遠者於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與遊無窮於拔浪物物不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遙靡不適此所以為逍

遥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遥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晋人好言老莊

魏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静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悪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以為誠者自也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嘆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李而有理思也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晋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刺史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公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孔子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撰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適人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成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

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
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
語才峯秀逸天字至日安神情秀悟善談玄遠既自難干加
意氣擬託肖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
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
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
掾世謂三語掾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東留人好老易能言理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
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黄門郎為太傅主簿
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
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
類

莊子

道德三千言辭絜旨謐瀞然六經之外其用則易也莊周則不然浚滌沉潛若老於玄者而泓峥肖瑟乃歆超遥於老氏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倜儻峻長無一毫蹈襲沿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放肆挹演如長江長河袞袞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万竅怒號澎湃洶湧声沉影滅不可控摶率以荒怪詭誕狂肆虛耿不近人情之說瞽亂而自呼至於法度森嚴文辭儁健自作瑰新亦一代之奇才乎戰多奇士荀鄉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士至於無所用其才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獘者不亦

恝恝乎方是特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擭奪爭
淩斬然一律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戾
之肆意無忌以放乎辭矯世之私曾不一二
而亂天下之過特不可兑於中若其言托孔
子以自致其過者二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
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所見而竊佚其無稽
之論抑聖侮道茲為亦甚矣學者知之乎

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闇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
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
鈞天廣樂帝之所　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
之表無極　所書固有事是也人
則其荒唐幻異　然觀太史公史殊

廣志老叢六百七十八

人道礼與子考

戰國策

班固旅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人之遂以為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書書見其襄勝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刘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清駮會其純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而辨者況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独何有取於此夫戰戰國楚漢之事合三書他無可攷者太史公可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

謂

謂左氏國語其閎深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之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不論其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及讀戰國策而後三嘆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用功深也予遂效此尽取戰國策與史記周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考

管子 尹知章注三十卷 佑管氏指畧二卷

古者盛衰之變甚可畏也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皮

鑿変從刻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爲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爲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貪以騁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趋之以便行之以一切先王之所以紘制天下者烟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者哉而况井田既壞槩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詩書既燎而李斯之禍益慘矣鑿誰之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爲者豈無一士之志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者而卒不復可行蓋三代之法其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

出於管仲子刘邵之志人物也曰管仲曰商鞅皆以隷之法家李德裕以邵之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至以管仲與商鞅供人物之品往往不倫德裕顧未嘗熟讀其書耳邵所謂皆出於法者其至論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使齊盡變其功利之習僅庶幾於魯耳然則安得而變哉聖人非有至於變齊也古之不可復也為可嘆耳

尹文子

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録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畧則学老氏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

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齊等之法理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學淆矣非統乎道者也仲長統爲之序以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于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矣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爲甚時非學乎此者也晁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孰攷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国之間其所為熏烝染習变幻捭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徃徃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

流一掃群異季必孔氏六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韓非子

士生戰国才不一伸抱智懷謀其求售殊切切一可憐也商鞅以法治秦李斯又以法治秦秦之立国一出於刑罰法律而士又求合者非此不可始皇一見韓非之書喟然嘆曰寡人得見斯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始皇所以惓惓於非者必有所契者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厉刑名背詩書課名实心術辞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治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亡国不待始

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之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万一為耳太始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為而後發歟嗚呼士生不遇視時以趍使其尽遇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楊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者

墨子

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定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其為說異矣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

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秦誓篇固君依於經擬於礼者孟子方排之不遺一力蓋闢之夫子曰悪似而非者悪莠恐其乱苗也悪鄭声恐其乱邪也悪紫恐其乱朱悪鄉原恐恐其乱德也墨之為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闢可也唯其言近乎謫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不可不加闢也嗚呼孟子之斈一於羽翼群經推尊聖人者欤異時有纏子者脩墨子之業唯曰勸善兼愛墨子重之嗚呼斈墨子者豈斈此乎

鄧析子

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

魯定公八年鄭駟歂嗣子太叔為政明年殺
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歂於是為不忠
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與人
無厚君與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
之策其意義盖有出於身韓之孝者矣班固
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操言其兩奇
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治而子產誅
之盖則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生
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
韓矣夫傳乃曰歂殺鄧析是為不忠鄭以衰
弱夫鄭之所以為國者有若裨諶草創之世
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
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矣寬服人其次莫

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止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也嗚呼春秋以來列国恭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揉躪於爭抗侵凌之域豈復之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為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為度以威為神乎析之見殺雖獻之過亦鄭之所福也

亢桑子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亢桑子之謂歟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老氏表莊列皇皇乎清虛冲澹之風矣又以亢桑子号洞灵真經上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

此書也襄陽處士王褒來獻其書書褒所作也按漢書隋志皆無此書褒之作也亦思所以趍世好迎上意耶今書此編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諸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礼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实者矣太史公作莊周列傳固嘗言其語空而無实而鄒宗源又以為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决其書然鄒氏所見必是王褒所作者

鶡冠子

春秋戰国間人才之偉且多有不可勝者不得其時不得其位不得其志退而藏之山谷林莽之間無所泄其謀慮知勇大抵見之論

著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而其志亦可窺見其萬一者矣是以功名之念有以怵其心利害之機有以蕩其慮而特者獨行之操不足以爲尽洗見聞之陋也是其爲於不出於黄老則雜於刑名是蓋非一鶡冠子而已也柳子厚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尽出鶡冠子得其書讀之殊爲都淺唯誼所引用者爲美甚余無可言者列僊傳曰鶡冠子楚人隱居衣獘履穿以敬爲冠莫測其名著書言道家事則蓋出於黄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秉其威以灼熱天下高而難追有禍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

者至曰鳳凰陽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

孫子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兵也不重傷不禽二毛不以阻隘明耻教戰宋兵也必長有礼八節和睦晉兵也制國作政以寄軍令齊兵也僕三千人有紀有綱秦兵也伐晉之舉喪乃止爲楚兵也周衰制驟法蕩政不克綱強弱相凌一趨於武後兵圖覇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闇謀師行師命意意制猶知篤礼信尚訓齊哉厥三代仁義之萬一爲耳殊未至於持意太過操制大嚴是所以速禍耳起乃踈於此耶

范子

范子之事不亦奇乎蠡相越王勾踐深謀隱策者一十二年迄吳亡大雪越恥勾踐霸并蠡上將軍蠡即日上書勾踐扁舟五湖闃然無声又浮済入齊変姓名鴟夷子皮父子治貲数十万齊聞之延為相有頃上相印尽散其所有獨懐重寶行次乎陶天下称陶朱公嗚呼智哉唐王績詩范蠡何智哉单舟戒輕汭吾言合節蠡方居齊以書儆大夫種曰蜚鳥尽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王長頸可共患難不可共樂合函圖之嗚呼此非蠡之言計然之言也初有計然者遨遊海澤自稱漁父蠡有請曰先生有隱德願令遊仕綬長祿

血食計然曰越王鳥喙不可以同利蠡之智其有决於此乎此編卷十有二往往極陰陽之变窮曆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变如水隨形蠡之所以候時而動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計然濮上人姓辛名文字其先晋國公也

鬼國子 隋志有樂法一卷又有鬼谷先占氣一卷

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变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頰挾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变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

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一代之雄乎按亦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横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号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責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静人言我听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贖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

曰清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知章唐人

人道禮典子考

呂氏春秋

淮南王尚奇謀募奇士盧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雷集蜂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畯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常何為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墻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鷃西服

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illegible][illegible]此所以識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帝不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異時亡秦者人能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

黄公素書

梁肅圯橋石表曰黄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風后行誅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黄石授兵留侯演成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盖謂是矣東坡以為子房授書於圯上老人其事甚怪安知非秦

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持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深惜惜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而少年剛鋭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耳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豈出於張良者乎按黄石公又有三畧三卷六書三卷三奇法一卷陰謀軍秘一卷五壘圖一卷内記敵法一卷祕經一卷語一卷又有張良經一卷其出於三畧素書者

淮南子

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聱咬壞磊他人制作不可企舉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与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常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雋所以其書駁然不一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時特孝武皇帝雋說好奇蓋又

有甚於淮南內篇二陳舜帝心合沙少君下

王母聘方士搜蓬萊神仙謫性日日作新其

有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溺水

流沙者乎

石博士議郎雜議是以廟祀議伐匈奴議捐朱厓而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謂詢謀僉同者也初武帝以師旅之余國有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酤酒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乃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之班氏一贊專美乎此顏師古曰元帝紀贊班彪所作然觀一時論其議所問對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犖然大過人者其曰行遠者因於車濟海者因於舟咸名者因於資則一時趣尚可乎矣又曰九層之臺傾公輸子不能正大朝一邪伊望不能復則一時事体可知矣夫上有樂聞下無隱議得失明者其言違利害决者其慮輕不決一

言何取群議審此一足以占士氣觀國執以
然元帝詔書乃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雜說
空進而事亡成功此誠言也天下後世同此
患也吁

王充論衡

論衡者後漢治中王充所論著也書八十五
篇二十余萬言其為言皆叙天證數人事析
物類道古今大畧如仲務玉杯繁露而其文
詳詳則理義莫能覈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
於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
所以崇厲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嚮
風承宣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凡所撰錄日
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往往規度如一律

体裁如一家是足以傳美於一時而不足以
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
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工闕詮定
之密其叙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尚爾况
他書乎袁松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
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
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繁重者曰石多
玉寡寡者為珍龍少魚衆少者為神乎充曰
文衆可以勝寡矣人无一引吾百篇人無一
字吾万言為可貴矣予所謂之精覈而少肅
括者正此謂歟

太元經注

宋衷　陸績

蔡文邵　虞翻

范望　章察講疏四十六卷 發隱三卷

王涯又有說文一卷 又有說文一卷　宋惟幹

林瑀　杜元穎

范諤昌　林共圖一卷

王長文　晋通元十卷

太元經

易可準乎曰難矣何為其難也曰天地之人理混淪於未晝之前二三聖人察天之微窺地之奥以神明夫人之用文王伏因義孔子因義文而易道極矣文王非舍伏義孔子非舍文王文而自為之書也易經三聖以經天地人之道是道也吉凶悔吝消息盈虛雖天

地鬼神無所藏其蘊而匹夫匹婦可與知者也楊雄氏欲以一人之力而規三聖所成之功是為難乎子雲豈不知此者然則子雲亦有得於易之季而欲自神其用其曰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腹心為玄此子雲之所以神者也子雲之意其庶莽而作者乎哀平失道莽輒亂常子雲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存之於玄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家象大夫八十一部象元事而玄者君象也總而治之起牛宿之一度終牛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策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正君臣

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為違天咈人賊臣盜國之戒子雲之意也子雲敢以此準易言者盖以卦氣起於中孚震離兌坎分配四方六十四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日一擬此言之室矣桓譚曰玄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乎易故作太玄是知子雲者乎不知子雲者乎

太元篇止經

新序說苑

河間大邪文獻蔚然風流崇經尚文殫極禮樂而所尚醇正言議彬彬何其雍容不群如此也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抑其時所遭者然歟磬之宗莫可及之者向以區區宗臣老於

文季寂絕之若崛出諸儒炳烺丹心在漢社稷奏篇每上無言不危吁亦非以其遭時遇主者如是歟先秦古書甫脫烬劫一人向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為漢規監者盡在此書茲說苑新序之旨也嗚呼向誠忠矣向之書誠切切矣漢之政日益萎爾不振迄終於大乱而後已一抔水不足以救輿薪之大此之謂歟觀此則向之抱忠懷誼固有可憐者焉視河間之雅正不追亦一時歟

抱朴子

自陰符一鑿而天地之發盡洩玄經一吐而陰陽之妙益空所謂道者非他只天地之奥

陰陽之神而已神而明之可以贊化育經範圍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脩身養性而致長年可以清淨輕虛而與之俱化予自少感於方外之說凡丹經卦義秘笈幽篇以至吐納之香餐鍊之精沉潛啓策幾數百家靡不竭其精而賾其隱破其鍵而造乎中猶未以為得也於是棄去日攻易日新讀繫辭所謂天地之幾陰陽之妙槖籥之甄治之而吾相與之道矣及閒觀稚川弘景諸人所錄及內外篇則往往皆糟粕而筌蹄矣今輙書此以斷內外篇則吾之道亦幾於鑿且吐矣後之悟者必有會於吾言

道始於伏羲終於孔子孔子以來二千餘年
矣孟軻氏楊氏王通氏愈韓氏皆祖述孔子
而師尊之若通拳拳於六經之學句孟子而
下未有也續書以孜漢晉之事續書以觀六
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務止於讃礼
樂止於論爲呼通之用心足以知聖人矣世
率以是疵王氏是殆未知其所以知聖人者
乎善乎日休皮氏之言曰礼之篇二千有五
詩之篇三百六十元經之篇三十一務之篇
七十孟子能踵孔子而贊其道愛乎千世可
謂孟子者通也按杜執礼所作文中子世家
又有樂論三十篇讀書一百五十篇元經凡
五十篇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季書於會稽夏

琠問礼於河東関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攷
樂　父仲華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至畢
矣陸之謂之王氏六經嗚吁蓋自孟子歷
兩漢數僅稱揚雄歷六朝數百年而僅稱
王通歷唐而唯一韓愈六經之學具著匪
難乎異時房衛諸公共恢文武以濟貞觀
之盛亦天命也此蓋出於司空表聖人言
其尚知道乎

元子

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国毒於鳥獸草木
不知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
於朋友郡懸不如媚於庇媚於室人之貪於
權貪於位貪於　求聚積不知貪於道貪於

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讒惑貪瀆不
如忍於貧苦忍於棄癈英哉斯言次山平生
辭章奇古峻絕不蹈襲古今其觀挪〻州柳
文與㟧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
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
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系之雅唐既中興而
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漫郎豈不能致思乎此
耶初結居商余山著書其序謂天寶九年庚
寅至十二年癸巳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五言
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錄紀
其世次

皮子隱書

皮日休隱書六十卷有曰古之用賢也爲國

今之用賢也爲家又曰古之官人也以天下

爲已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已爲天下

累故人憂之又曰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

隱者爵在中間又曰古之决獄得民情也哀

今之决獄得民情也喜古之杀人也怒今之

杀人也笑嗚呼斯也言之肴快哉